

—红色经典丛书—

刘胡兰传

马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红色经典丛书 |

刘胡兰传

马 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胡兰传 / 马烽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红色经典丛书)

ISBN 978-7-5594-1844-9

I. ①刘… II. ①马…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6140 号

书 名 刘胡兰传

著 者 马 烽

责 任 编 辑 傅一岑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844-9

定 价 3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山西省文水县，有个云周西村，村子坐落在晋中平川里。这原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如今却变成个有名的地方了。

云周西村是革命女英雄刘胡兰烈士的故乡。她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这里是她和敌人斗争的战场，也是她英勇就义的地方。人们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就在她故乡的村南，修建一座规模较大的纪念馆和烈士陵园。

一进纪念馆的大门，迎面矗立着一幢汉白玉碑，正面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八个大金字：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这是对她短短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她革命功绩的崇高评价。

碑的背面，刻着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追认刘胡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

纪念馆的院子很宽大，院子里栽满了花草。正面是一座庄严雄伟的纪念大厅，院子两旁是曲折的走廊和陈列室。在陈列室里，陈列着有关烈士生平的各种史料、遗物，公审凶犯的照片，以及党政军民各团体和国际友人们赠送的挽联、花圈、赞词。另外还陈列着全国各地以“刘胡兰”命名的各个先进集体的决心书、誓言、报捷信……

烈士陵园在纪念大厅的后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广场。陵墓在广场的北端，墓后和两侧栽满了青松翠柏，墓前有刘胡兰烈士的一

尊汉白玉雕像，神采奕奕，气宇轩昂。雕像旁边有一片围着栏杆的荒草滩，地上放着一个石雕的花圈。

这里就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她和另外六位烈士同时殉难的地方。

刘胡兰烈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她牺牲了，但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每年一月十二日这一天，全省各界青年和文水县的群众，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纪念会。在平常的日子里，也经常有成百上千的青年男女来这里参观、凭吊。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带来了千百万青年对烈士的衷心敬意，带走了建设祖国的勇气和信心。刘胡兰烈士的光辉事迹，鼓舞了千千万万男女青年的革命热情。千千万万的男女青年们，正在继承着烈士的遗志奋勇向前……

目录

前言	001
苦命的孩子	001
混乱的年头	009
月昏星暗夜	015
又一个混乱的年头	022
抗日队伍	030
新年新岁	036
人民的勤务员	049
娶新妈妈	056
一年级小学生	064
在阴暗的日子里	077
奇怪的客人	085
光荣的任务	091
一本“天书”	096
奶奶的“女儿经”	103
软骨头和硬骨头	111
两个小通讯员的死	120
挖掉敌人的耳目	127

枉费心机的奶奶	134
从胜利到胜利	140
两只金牙的故事	148
走出家门	152
一场风波	161
四十天的变化	169
第一个职务	175
奶奶之死	182
一双坏军鞋	192
见义勇为	199
当了区干部以后	207
难忘的一天	214
发动老长工	219
在第一次党员会议上	228
爱护伤病员	233
留在困难的岗位上	238
在黎明前	242
挑起千斤重担	250
给敌人以打击	259
敌人的报复	264
做最坏的准备	270
阴暗的早晨	277
在敌人面前	285
光荣之死	290
《刘胡兰传》附录	298
后记	306

苦命的孩子

刘胡兰家住在云周西村中间。

这是一户普通的中农人家。自己有一宅破旧的四合小院，种着四十多亩碱薄地，养着一头老牛。爷爷名字叫刘来成，是个和和气气的老好人；爹名字叫刘景谦，又憨厚，又老实，平素连话都不说。父子俩都是村里有名的好劳动，放下镰刀提粪筐，一年四季不识闲。大爷（伯父）刘广谦在交城县做买卖——实际上是给一家杂货铺当勤杂工，担水磨面，搬运货物……每年没多有少总能捎几个现钱回来。买房置地不够用，称盐打醋倒也有余。奶奶是个把家过日子的能手，整天起来领着两个媳妇纺花织布，烧茶煮饭，料理家务。

这户人家，按说日子也还像模像样。可是那时捐又多，税又重，捐税的名目多得吓人：什么钱粮、水费、地方附加税、差车费、巡田费、临时军费、临时派款……从年初到年底，村公所送来的捐款条子，差点能贴半屋子。把这些捐税一缴清，地里打下的粮食就不多了。好在这户人家过日子很克俭，一年四季是粗茶淡饭，平素晚上连灯都舍不得点。这么着，日子还算能过得去。正像俗话说的那样：没有发了财，也没有倒了灶。

刘胡兰是这个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在妈妈怀孕的时候，全家人都希望生个男孩，好顶门立户，承继刘家的香火。奶奶对这事特别关心，整天起来求神拜佛，烧香许愿，一心希望神仙保佑给添个男孩子。可是结果偏偏生了个女孩子！好在这这是第一个孩子，全家人倒也还高高兴兴。奶奶虽然多少有点失望，但也没有抱怨

什么。不管男罢，女罢，总算是抱上孙孙啦！

隔了几年，妈妈又怀孕了，家里人又都抱着很大希望，奶奶又是整天起来求神拜佛……结果偏偏又生了个女孩子。这回，家里人都显得很不开心。奶奶简直有点生气了，人前背后常叨叨：

“一连生了两个‘赔钱货’，犯了九女星啦，这不知还要生多少个‘赔钱货’呀！”

妈妈听着这些话，心里当然不会好过，不由得眉头上就挽起颗疙瘩。

那时候，胡兰虽然才四五岁，可这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姑娘，每逢听到奶奶发牢骚，她就会向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一定当个男孩子。”有时候又瞪着两眼问妈妈：“妈妈，女孩子为甚就不好？”

妈妈也说不出个道理来，只是抱着两个孩子叹气。有时候妈妈听着奶奶叨叨，也生气了，也会低声说几句气话：

“女孩子怎啦？不是人？”

话虽如此说，不过当时重男轻女是种社会风气。做媳妇的不开怀（不生养），当然要受一辈子窝囊气；开了怀生不下个男孩子，人前脸上也没光彩。妈妈一连生了两个女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而更糟糕的是，自从生了妹妹爱兰以后，妈妈就添了好多病，先是腰酸腿痛，后来是咳嗽气喘。热天还好一些，一到冬天病就越发厉害。胡兰五岁的那年，妈妈的病又犯了……

这时正是世道大动荡的一九三五年末尾，到处传说陕北的红军要东渡黄河来山西。阎锡山^①的人把红军说得可怕极了，他们说红军是一些青面獠牙的“土匪”，到处“杀人放火”，到处实行“共产共妻”。说凡是不归顺他们的就杀，甚至造谣说，要归顺他们就得先杀了自己的父母，然后他们才相信你……总而言之，只要红军一来，世事就大乱了，无论男女老少，都得遭殃。可是暗地里也有人传说：红军就是共产党，专门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只要红军一来，贫苦人就有好日子过，倒楣的只是一些恶霸老财；另外又有人

① 阎锡山民国初年投靠袁世凯，任山西督军，后任山西省长，以后又任绥靖公署主任。统治山西几十年，系山西的土皇帝。

传说：《推背图》上早就注定了，要大乱三年，不管贫富，“在劫者难逃”……各种各样的谣传像风一样到处乱刮，闹得人心惶惶。这时候，阎锡山对民众的防共训练也更加紧了。早在前一年冬天，各村就成立了“好人团”^①和“防共保卫团”。不过那时只是个空架子，这时候却不同了。“好人团”天天要召集全村民众训话，讲解省政府发下来的“防共须知”，教唱防共歌子……“防共保卫团”则是每天上午要集合起来操练，晚上还要打更守夜……

偏偏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妈妈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请医生看了几回也没好转，后来连床都起不来了。那时爷爷天天要去听“好人团”训话——人家说谁不去谁就是坏人。谁敢不去啊！爹天天要去“防共保卫团”操练——官家规定：年满十八岁和不出三十五岁的男人一律参加，爹恰好没出三十五，这就躲也躲不过了。奶奶要照管妹妹爱兰子，而大娘又要烧茶煮饭料理家务。这么一来，照护妈妈的责任就只好压在五岁的胡兰肩上。她每天起来要扫地、添火，给妈妈倒痰罐、打洗脸水、端水端饭，给妈妈捶背按腿……整天守在妈妈跟前，一步也舍不得离开。

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孝顺，每天要做这么多事，心里感到又高兴，又难过，常常拉着女儿的手说：

“苦命的胡兰子，妈算把你累坏了。就是死了，妈也心满意足啦！”

每逢这时候，胡兰就抱着妈，哭着说：

“妈妈，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就是不能死，我不让你死，爱兰子也不让你死！”

每逢这时候，妈妈总是噙着眼泪，苦笑着说：

“孩子别哭，妈很快就会好的。”

有天下午，妈妈的病忽然更加沉重了，全身疼痛，又咳又喘，直说胡话。恰好这天是村里最慌乱的一天。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县里下令要各村选派一些“防共保卫团”员到城里去受训，准备万

^① “好人团”正名叫“主张公道团”，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冬天。这是阎锡山专为“防共”成立的团体——以地主富农为核心的类似保甲组织。

一红军来的时候，死守县城。按命令，云周西要派三个人去受训，而且限定明天就要起身。可是村里怎么也派不出人来，哭哭啼啼，吵吵闹闹，谁也不愿去。后来就决定采取抽签的办法，哪个倒楣抽中哪个去。这天下午爹硬着头皮去抽签，爷爷、奶奶放心不下，也跟到庙上去了。大娘在忙着做饭，家里只留下胡兰一个人照顾妈妈。她跪在炕上，一时给妈妈捶背，一时又给妈妈按腿，不知该怎么好了。妈妈不住声地咳嗽，咳得头上直出冷汗，忽然咳出了一大摊鲜血。这可把胡兰吓坏了，她大声叫喊大娘。大娘慌忙跑进来，一看这个阵势，忙给妈妈捶背、喂水……好半天妈才缓过气来。她喘着气对大娘说：

“大嫂……我是不行了，你……给我把新……衣裳拿出来……穿上吧。”

大娘忙说道：“她二婶，临年末节（这时已快到旧历年），快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了……”

妈妈打断她的话说道：“自己的病自己知道……我也不想死……可这是一个人的寿数，没法呀……死，我倒不怕，我就是留不下这些孩子们……怕她们在后娘手里活不出来……”她流着眼泪哽咽得说不下去了。过了半天，才又接着说道：“大嫂，咱妯娌们相处了七八年，我有甚对不住你的地方，也不要记到心里……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孩子们就算托给你啦。”

大娘哭着说道：“他二婶，这还要你嘱咐吗？”马上她又调转头道：“快别胡思乱想了。年轻轻的，别说这号丧气话。”

妈不听大娘的劝告，转过头来又向胡兰说道：

“胡兰子，你已经懂事了，爱兰子什么也还不懂。要是妈妈死了，你要好好照顾妹妹，听大娘的话，也不要惹奶奶生气……”

胡兰这时早已哭得像泪人一样了。她紧紧拉着妈妈的手，哭着说道：

“妈妈你不能死！我不让你死……”

大娘向妈说道：“看你尽说丧气话，引逗得孩子多难受！”

妈妈苦笑了一声，一边用袖子给女儿揩眼泪，一边安慰道：

“傻孩子，别哭了。妈只是这么说说罢了。”过了一会儿，又向

大娘道：“大嫂，我觉着比刚才好点了，真的。你扶我起来坐一会儿好不好？……不怕，整天躺着真不好受！”

大娘忙把胡兰妈扶了起来，又给她背后垫了两个枕头。胡兰只见妈的脸色确实比刚才好看多了，黄蜡蜡的脸蛋上泛起两片红晕，眼睛也显得亮晶晶的。胡兰心里高兴极了。

这时妈妈说她心里觉得火烧火燎，实在想吃点凉东西，要是能吃块西瓜就好了。可十冬腊月哪儿来的西瓜啊！后来妈妈又说能吃几个梨也好。大娘说：

“这容易，刚才我还听见街上有卖梨的吆喊。”可是她马上又发愁地说：“他们都不在家，谁去买呀！”

大娘自己不能去买，因为奶奶的家规很严，每年除了正月十五，平时是不准许媳妇们到街上去的。

胡兰见妈妈很想吃梨，忙说：“我去买！”

大娘一面从裤腰带里取出一角体己钱，一面又叮咛道：

“你能买得了吗？”

“能！”

胡兰接过钱来，正要往外跑，妈妈叫住她说：

“你先到观音庙上去看看，看你爹抽中了没有？——老天爷，可千万别抽中啊！——你叫他抽完签，不管是凶是吉，赶快回来，我有话和他说。”

刘胡兰听完妈妈的吩咐，应了一声，匆匆忙忙就往外跑。刚出大门，迎头碰上奶奶抱着爱兰回来了。奶奶问她干什么去，她把原盘实话告诉了奶奶。奶奶说：

“我刚从庙上回来。你别去了……”

胡兰忙问道：“爹抽中了没有？”

奶奶喜眉笑眼地说：“阿弥陀佛，多亏菩萨保佑，没有抽中！谢天谢地！真是福人自有天相！”

胡兰听说爹没有抽中，十分高兴，也顾不得和奶奶多说，蹦蹦跳跳跑到街上去。

好些天没出来玩，整个村子都有点变样了。好多墙壁都刷白了，上边写了一些蓝色的大字。这是阎锡山统一发下来的标语，各

村都必须写到墙上，什么“好人团结起来打败坏人！”“消灭共匪人人有责！”“谣言惑众，格杀勿论！”胡兰虽然不识字，可是看到白墙写着蓝字，觉得很不顺眼。街上冷冷清清，十字街口的井台旁，本来是全村人的“议事厅”，以往不论冬夏，总有一些人蹲在这里闲聊天，如今连个人影都没有了。家家关着大门，来往的行人都是愁眉苦脸地低着头走路，熟人们见了面也不打招呼，好像根本就不认识似的。街上到处是牲畜粪，到处是垃圾，到处都显得灰塌塌的。

胡兰为了给妈妈买梨，差点把全村都转遍了。开头她听见卖梨的在东头吆喊，等她跑到东头的时候，卖梨的转到后街里去了；等她追到后街的时候，卖梨的又转到西头去了；等她再追到西头的时候，卖梨的已经出村了。她站在护村堰上喊了半天，卖梨的也没回一下头，而且越走越远了——因为风太大，又是顶头风，卖梨的根本就没有听到。

胡兰站在那里真想大哭一场，真想转身回去，可是一想到妈妈想吃梨，勇气就上来了，她不顾一切地向卖梨的追去。追了好大一截路，终于追上了……

当她买上梨返回来的时候，心里又着急又高兴，着急的是，妈妈等了这么半天，一定等急了；高兴的是终于把梨买到了。她想：“妈妈吃了这几个梨，一定会好的。”她边想，边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就能迈到妈妈身旁。

当她跑到大门口的时候，只见两扇门上贴着四张白纸，院里传来一片哭声。她不由得愣了一下，可到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她跑到屋里的时候，只见地上支着一扇门板，妈妈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脸上盖着张白纸，身上穿着一身新衣服。爹已经回来了，一面失声痛哭，一面跪在地上给妈妈烧“断魂香”。胡兰一看这阵势，立时“哇”的一声扑过去，抱着妈妈的死尸嚎啕大哭起来，边哭边把买来的梨递到妈妈手里，可是妈妈的手已经僵了……

正哭着，奶奶匆匆忙忙进来了，要她赶快离开这里，说怕死人的“殃气”冲着，连哄带拉把她硬拉到了北屋里。

北屋是爷爷和奶奶的住房，也是全家人冬天做饭、吃饭、聚会的地方。屋里又是米面瓮，又是纺车、织布机，平素就够乱了，如今

更显得乱糟糟。大娘含着两眶泪在忙着做供献；奶奶和隔壁双牛大娘在忙着扯孝布，给她姐妹俩缝孝衣；爷爷跑出跑进不知在忙活什么，大人们都忙得晕头转向，谁也顾不得去抱爱兰。爱兰独自坐在炕角里不住声地啼哭，哭得嗓子都有点嘶哑了。胡兰想起妈妈嘱咐“要好好照顾妹妹”的话来，忙脱了鞋爬上炕去，一面哭泣，一面乖哄爱兰。

满屋子是小孩子的哭声，和大人们的叹息声……

爱兰哭着哭着就睡了。胡兰也不再哭泣了，她呆呆地坐在那里想心事，越想越觉得妈妈不会是真的死了。她临出去买梨的时候，妈妈不是已经好些了么？脸色变得那么红润，眼睛显得那么有神，还和她说了那么多话。怎么一会儿工夫就会死了呢？不会。说不定妈妈是睡着了，也许这阵已经醒过来了，也许妈妈正想吃梨哩……

她想到这里，急忙跳下炕来，正要到西屋去照护妈妈，爷爷走进来说：棺材已抬来，要孝子去“摔食钵子”。爷爷一手拿起妈妈经常使用的那个饭碗，一手拉上胡兰就往外跑。她跟着爷爷跑到大门口，只见门外放着个一头大一头小的木头箱子，原来爷爷说的棺材就是这么个难看的東西呀！她从来还没见过这玩意，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这时爷爷把碗递给她，要她在地上摔碎，她也弄不清这是做什么。她急着要去看妈妈，也就顾不得管这些了。她摔了碗，匆匆忙忙就往回跑。刚跑到西房门口，奶奶又把她叫回了北房里，要她马上穿孝服。这是用粗针大线草草缝起来的白衫白裤，还有一双罩着白布的鞋。她穿好这些衣服之后，奶奶给她梳了一条缠着白麻的小辫，然后又给她头上包了一块白布。刚刚收拾完毕，爷爷进来说马上就要“入殓”。她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匆匆忙忙地跟着大人们走出来。

一出门，只见院里站着好多人，都是左邻右舍的乡亲们。那口棺材已经抬进来搁在了东棚下，棺材前边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些香炉供器，还摆着几碟大娘刚烧下的干饼子。她买回来的那几个梨也摆在桌子上。胡兰没顾得细看这些东西，拔腿就往西房跑。刚跑了两步就被奶奶拉住了。这时只见爹和几个邻居从西房

里把妈妈抬出来，放进了棺材里。她很想跑过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奶奶紧紧拉着她不松手。这时又见大娘和双牛大娘往棺材里放了些东西，最后还盖了一床被子。胡兰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事情，她想这一定是怕妈妈冷，也许这是给妈妈治病哩，说不定妈妈躺一会儿就好了……

她正这么胡思乱想，奶奶把她拉到了棺材前，要她烧香、烧纸，还要她跪下磕头。她在奶奶帮助下都办了，一心希望妈妈在棺材里躺一会儿就会好的。当她磕完第四头起来的时候，忽见几个人抬着一块木板正要往棺材上盖。她猛地扑过去，抱着那块木板“哇”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喊叫道：

“不要盖！盖住就把妈妈闷死了！”

她两只小手抓住棺材盖死死不放。奶奶过来拉她，她又踢又叫，嚎啕大哭。最后还是爷爷才把她抱过一旁。她见人们把棺材盖上，又见人们用木锁和钉子钉盖子，哭喊得更凶了，那一片“砰砰啪啪”的敲打声，把心都震碎了，那些钉子好像是扎到她身上一样。

在场的人们看到这个情景，忍不住都哭了。一些女人们边哭边低声说：

“唉！苦命的孩子，多可怜呀！”

按照这里的风俗，像这样的人家，人死了之后，至少要做一些“童男女”“二人轿”之类的纸扎，至少要停灵七天，才能出殡。可是遇上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谁还顾得讲究这些排场呢？在第二天一清早，棺材就被抬出去埋了。

混乱的年头

自从妈妈死了之后，胡兰姐妹俩就和爷爷奶奶住在了一起。这一来，可给两个老人增添了不少负担，也增添了不少烦恼。爱兰生来就爱啼哭，哭起来没完没了。胡兰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小姑娘，如今也爱哭了，特别是妈妈刚死了的那些天，动不动就流眼泪，一看到妈妈用过的那些东西就哭，看到大门口洒下的那一长溜荞麦皮^①也哭，真个是天天起来泪洗脸。她知道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小心眼里怎能不难过呢？白天啼哭也还罢了，有时候夜里也会把爷爷奶奶哭醒。有好几次，胡兰睡到半夜三更，忽然想起病着的妈来，就迷迷糊糊爬起来，推着身旁的奶奶道：“妈妈你吃个梨吧！吃了梨就好啦！”当她弄明白自己是睡在奶奶房里，记起妈妈已经死了的时候，忍不住就会哭起来。每逢这时候，被推醒的奶奶和被惊醒的爷爷再也睡不着了。爷爷一袋接一袋抽烟，而奶奶则是不住声地长吁短叹。老两口就这样一直熬到天明。

眼看着两个没娘的孙女儿啼啼哭哭，眼看着胡兰她爹一天天消瘦下去，老两口怎能不痛心？怎能不烦恼呢？而更加使人烦恼的是世事动荡不安，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阎锡山的反共措施也一天比一天毒辣，搅害得老百姓们简直没法过日子了。

那时，虽然红军还没有过黄河，可是官家人说红军的探子已经偷偷过来了。今天说，凡是南方口音的就是红军探子；明天说，穿

^① 这地方习惯枕头里装荞麦皮，人死了之后，在出殡的那天，就把死者的枕头割开，把里边的荞麦皮洒到街上。

破烂衣服的就是红军探子；后天又说，身上带着红手绢和红布条的就是红军探子；后来连衣服上有红布补丁的，系红裤带的，以至口袋里装着红头火柴的……全都算成红军探子了。阎锡山下令悬赏捉拿红军探子，命令说：“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警察局、侦缉队、城防军……到处乱抓乱捕，文水城的监狱里挤得水泄不通。南门外城墙根底天天在枪毙人。四门上经常悬挂着血淋淋的人头。

这一来，可把老百姓害苦了。人人自危，白天黑夜都在提心吊胆。领不到“好人证”^①的人，连村子也别想出，胡兰爷爷倒是领到了“好人证”，不过是“三角证”，出了村还是照样到处受检查，受盘问。三、六、九下曲镇逢集，爷爷也不敢去赶了，称不下咸盐只好吃淡饭，打不下煤油只好不点灯……遇上这种倒楣年月，有什么法子呢？可是就躲在村里不出去，也不得安生啊！差不多天天有官家人来扰害：有来清查户口的，有提着马棒来要临时军费的，还有过路队伍在这里“打尖”的……这些人一来，村子里就乱了，要吃要喝，要粮要款，三句话答不对就是一马棒，真个是闹得鸡飞狗跳墙。那时候，差不多天天有从祁县车站开往西山里去的队伍路过这里。他们声称是去“剿匪”，说一定要阻截红军过黄河。早在前一年，阎锡山就在黄河沿岸，修筑了好多碉堡，派兵重点把守。如今把主力部队也调到黄河岸上去了。官家人说，只要老百姓早早把临时军费缴清，给当兵的们发上双饷，凭着黄河天险，红军就是长着翅膀也飞不过来。可是过了没多久，忽然红军打过黄河来了，这消息一传开，首先着慌的是有钱人家。村里一些地主老财们，带上金银财宝，连夜逃进县城。县城里空气紧张透了，四个城门用土口袋堵了

① “好人证”是用白布印成的一种胸证。好人分三等，证也分三样：头等好人是圆形证，带这种证的人都是地主、乡绅、富商。带上这种证去哪里都是畅通无阻，遇到军警哨卡概不盘问。二等好人是方形证，带这种证的人大都是富农、富裕中农、中等商人。带上这种证，除了进城出县境，到处都可走动。三等好人是三角证，带这种证的人一般是中农、下中农、小商人，以及一部分贫农。带上这种证只能在附近村里行走。至于一些领不上“好人证”的穷人，就都算是“嫌疑分子”了，随时都有被当作红军探子抓起来的危险。